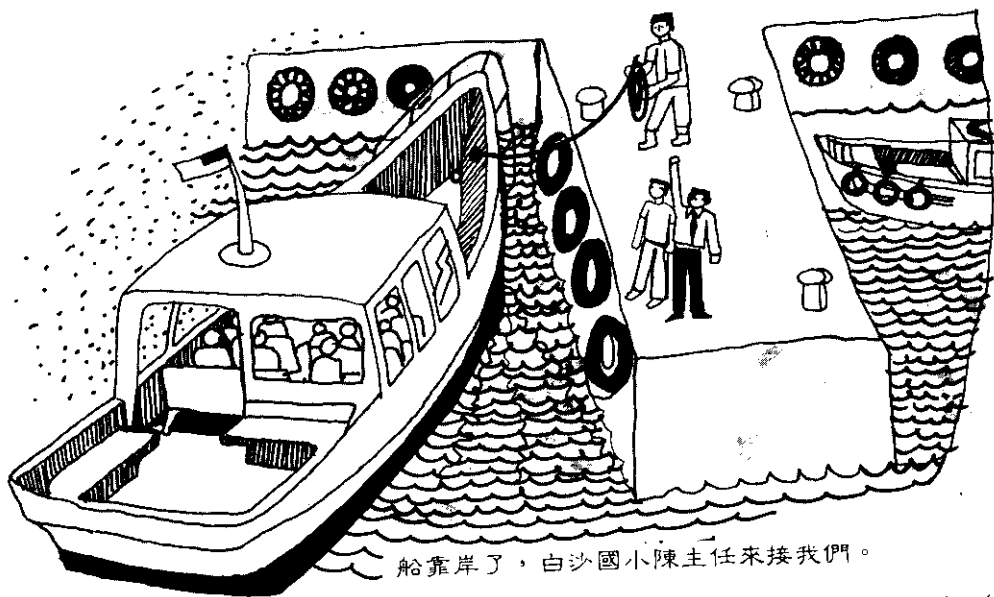


難忘的琉球鄉

文／李春霞
圖／周文萱



船靠岸了，白沙國小陳主任來接我們。

在東港碼頭，換上馬達汽艇前往小琉球時，幾位工作上的伙伴，他們並不是屬於年輕的一羣，卻有年輕人的熱情與衝動。他們坐在船頭上，有人吹著直笛，有人輕輕唱著李白那首「下江陵」。

朝辭白帝彩雲間
千里江陵一日還
兩岸猿聲啼不住
輕舟已過萬重山

汽艇排浪前進，浪花朵朵，打在他們的臉上、身上，他們卻陶醉在李白的詩裏，陶醉在乘风破浪的意境裏。我也陶醉了，居然把李白的詩改成：

朝辭熱鬧台北城
暮至幽靜的東港
浪花歌聲響不停
小船已到琉球嶼

船靠岸了，白沙國小的陳主任來接我們。陳主任是琉球鄉土生土長的青年，他熱愛自己的家鄉，正著手編寫琉球鄉的歷史，所以他對琉球鄉的一草一木知之甚詳。他強調地說：

在民國九年時，將小琉球改為琉球，台灣光復後，琉球又改為琉球鄉。

陳主任當嚮導，我很快就認識了琉球鄉，其中幾處風景令我難忘。一處是「美人洞」，裏面有二十多個洞斷續相連，別有一番天地。

「爲什麼叫美人洞？曾經住了——一個大美人嗎？」我覺得好奇。

「據說在明朝時……」陳主任說：「有一對父女，乘船出遊，不幸遇到大風暴，女孩子漂流到這裏，只好居住下來，採取野菜爲生直至死亡，因爲這個女孩子長得很美，後人就稱把這裏叫美人洞。」

我環顧四周，覺得一個女孩子孤單住在這裏，是很「淒涼」的，陳主任又說：

「美人洞又稱棄嬰洞！」

「棄嬰洞？爲什麼？」

「這裏的人都靠打漁爲生，男孩子到了十五歲，必須隨著漁船出海去捕魚。生了女孩子便成了一種負擔，在這種『

『重男輕女』觀念的作祟下，他們將初生之子女棄在『烏鬼洞』裏，任她們……』

走出『美人洞』，那分淒涼仍留在心底。

到了『烏鬼洞』，洞在岩石縫隙間，顯得深長而漆黑，我看見他們提著手電筒，運起「縮骨功」，一個一個鑽進去。我沒有這份勇氣，只好走另外一條小徑。烏鬼洞也有個故事，據陳主任的介紹，在明朝永曆十五年時，鄭成功趕走荷蘭人，光復台灣，有少數黑人潛居在這山洞。有一次，英軍乘船至此，登陸欣賞風景時，黑人卻趁機搶劫物品，並縱火燒船，引起英軍的憤怒，搜尋黑人的下落，知道黑人藏匿該洞，放火焚燒，以至黑人盡死洞內。該洞封閉數十年，直到最近鄉公所略為修整，才成為風景區之一。

他們鑽出了『烏鬼洞』，並沒有搞得「黑頭土臉」，還高興地談著他們看到黑人用的一些器具。

小徑彷彿很長，而且又曲折

，兩旁種滿了相思樹，到了山豬溝，好怪異的名字，我忍不住問：

「這裏曾經養了很多山豬？」

「不是很多，而是曾住了一隻山豬！」

「哦！住了一隻山豬，很特別吧！」

「聽說修煉百年了，可以任意化為人形，經常化為翩翩美男子。」

陳主任的話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我們，我們幾乎屏息靜聽。

「有一天，有一位仙女到海邊來游泳，衣衫放在樹底下，卻被山豬竊走了。仙女無法返回仙界，向山豬哀求還她衣衫，山豬卻向仙女求愛。仙女佯裝答應，穿上上衣，飄然而去。山豬日夜哀嚎，竟為情而死。」

一隻山豬竟如此多情，使這個故事蒙上「美麗」的哀愁。我走進溝內，看見荆棘紫藤遍地，花草叢生，好像時光倒流，讓我看到化為翩翩美男子的



這裏的人都靠打魚為生，男孩子到了十五歲，必需隨着漁船，出海去捕魚。

山豬，面對著茫茫大海，在那裏為情哀嘆。

到了情女石，看到兩塊大岩石並立，岩頂上長了兩棵榕樹，枝接根連，表示永不分離。

「這又是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吧！」

「是的，」陳主任點點頭說：「有一位少年郎和鄰家女孩相戀，並互訂終身。有一天少年郎出海補魚，卻一去不回，鄰家女孩天天跑到海邊去等待，去祈禱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女孩的淚流乾了，心也碎了，最後憔悴而死……她經常站立的地方，突然多出了兩塊並立的大岩石，漸漸地岩頂上還長出了兩棵榕樹。你們看榕樹生長的情形，可以知道那個少年郎和鄰家女孩，已經結合在一起了。」

在岩石下慢慢地走著，看著那兩棵今生今世永相纏繞的樹，心裏裝滿了「問世間情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許」的感慨！

接著我們到龍蝦洞去，大夥兒興緻勃勃的，說要去拜訪「龍蝦王」，陳主任笑笑地說：

「這裏本來有好多龍蝦，大約在百餘年前的某一个夜晚，竟然相率逃走，而留下這個洞。」

「為什麼要逃走？」

陳主任搖搖頭，我們走進洞內，想找個答案，只見洞內明亮，到處有積水，不見半隻小蝦。我們只好猜測著龍蝦王率眾逃走的原因，大概是牠們找到了更好住所，不然就是牠們感應到有什麼天災人禍即將發生了，才會在「一夜之間」逃之夭夭。

夜宿琉球鄉最大的廟——靈山廟，古色古香，富麗莊嚴地聳立在海邊，是當地漁民精神的寄託。寺內供奉釋迦牟尼祖及臨水夫人——陳靜姑。寺廟主持是一對夫妻，安排我們住



有一天少半即出海捕魚，却一去不回。鄰家女孩天天跑到海邊去等待去祈禱，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……

在「西廂房」，卸下了旅行囊，我們立在廟前欣賞「花瓶石」那是一塊頭大腳細的石頭，矗立在白沙尾海灘，頂寬數呎，上覆泥土，長滿了奇花異草，遠遠望去，好像一個插滿鮮花的「花瓶」。我欣賞那把「鮮花美草」，更欣賞它凜然地直立在波濤洶湧中，那副傲骨嶙峋的樣子。

夜深了，海浪以明快的節奏互相撞擊，發出了熱鬧的聲音，我們仍倚在寺廟前的欄杆，任海風吹襲，漆黑的海面上，只見燈火閃爍，與夜空的星光輝映，我們靜靜地站著，彼此不說一句話，可是心中蟄伏的感情感，卻緩緩地流動著……